

警视厅失踪课・高城贤吾

相克

〔日本〕

堂场瞬一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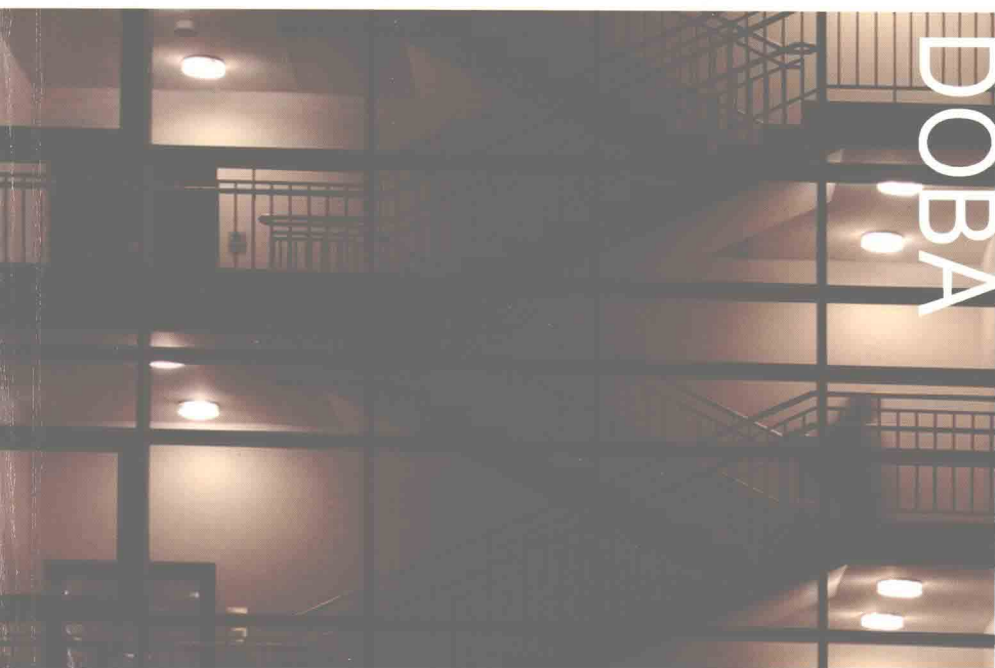
董方译

欢迎回来

欢迎回到混乱和暴力的世界来

SHUNICHI

DOBA



相克

〔日本〕
堂场瞬一 著
董方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克/ (日) 堂场瞬一著 ; 董方译. — 南京 : 译林出版社, 2011. 8

(乐读文库)

ISBN 978-7-5447-2235-3

I. ①相… II. ①堂… ②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1607号

SOKOKU:KEISHICHO SHISOKA, TAKASHIRO KENGO by Shunichi Doba

Copyright ©2009 Shunichi Doba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-SHINSHA, INC.

through Owls Agency Inc.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Yilin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18 号

书 名 相克

作 者 [日本]堂场瞬一

译 者 董方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刘玉梅

原文出版 中央公論新社, 2009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 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销售电话 010-84910228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900×1280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220千字
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235-3

定 价 27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出场人物介绍

- 高城贤吾……………失踪人员搜查课三区分处刑警
阿比留真弓……………失踪人员搜查课三区分处主任
明神爱美……………失踪人员搜查课三区分处刑警
法月大智……………同上
醍醐垒……………同上
森田纯一……………同上
六条舞……………同上
小杉公子……………失踪人员搜查课三区分处总务担当
石垣徹……………失踪人员搜查课课长
长冈……………搜查一课长官
- 安冈卓美……………杉并事件受害人
堀……………杉并事件报案人
里田希……………失踪少女
川村拓也……………里田希的朋友，少女失踪案的报案人
里田直纪……………里田希的父亲，Digital Plus One的社长
里田爱华……………里田希的母亲
田村……………Digital Plus One的总务部长
盐田龙二……………京山联合的干部

1

太失策了。

我把西装挂在椅背上，看着白衬衫袖口上米粒大小的血渍，长叹一口气。那是体检抽血时留下的，本以为血应该已经止住，便把棉球扔了，放下衣袖，可没想到却在衣服上留下了血渍。虽然很小一点，却让人颇为不快。

不过体检也不都是坏事，我自我安慰道。为了今天，一个礼拜前就禁酒了，所以现在头脑很清晰，头痛也消失了，这是多久没有的好事了。一想到今晚就能大开酒戒，痛快畅饮，表情自然轻松了不少。

“高城，你怎么了？”坐在斜对面的明神爱美抬起头。

我无言地举起手臂，让她看看“雪中一点红”。

“哦，原来是体检啊。”

“刚送洗过的衬衫。”

“这么一丁点的话，马上洗很容易洗掉。不过，只能用冷水，热水洗不干净。要是冷水也不行的话呢，就用萝卜泥。”

“啊？萝卜泥？”

“淀粉酶好像有很好的漂白作用。”

“你怎么连这么鸡毛蒜皮的事也知道？”

“这可是常识。”

“话是没错，不过这里怎么可能会有萝卜泥？”

“说不定食堂会有。有空说这些没用的话，还不如趁早洗掉它，等血渍完全干了就难了。”

“想不想替我弄干净这血渍？”

爱美两只大眼睛眯成一条线，严肃地看着我说：“为什么是我？能给你个好建议就该心存感激了吧。”

“知道知道。”我站起身，解开领带。

爱美又给我一个严肃的忠告：“别在这里脱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啰唆呢？”

“有客人在。”爱美竖起食指凑近两片薄薄的嘴唇。

“客人？找主任的？”我把目光转向两面镶有落地玻璃的房间，但未见主任阿比留真弓的人影。

“主任在总厅开会，现在是法月大叔在接待客人。”

“那客人是谁？”

“不认识，不过是从总厅来的。”

我一边重新打上领带，一边朝着被称为“金鱼缸”的主任室看去。

“总厅的人？不会又是来挖苦人的吧？”

“你会不会想太多了。”

失踪课的正式全名是“刑事课失踪人员搜查课”，虽然设立于樱田门的总厅之下，但在东京都内设了三个分处，处理实际事物。我们所属的三区分处在涉谷中央署借了办公室，虽说负责的是寻找失踪人员以及处理并分析失踪案件，但“警视厅的包袱”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说法已众所周知。原东京市长的孙子失踪并被杀一案成为设立失踪课的契机，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幌子，因为被分配到这里的都是些“问题人士”。可能大家本身也不过硬，所以闲言闲语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其他部门还时常会把一些懒得处理的麻烦事硬塞过来让我们善后。

“金鱼缸”的门开了，对方恭恭敬敬地向着法月鞠躬行礼，但丝毫掩饰不住他那傲慢无礼的态度。那人年龄与我相仿，四十五岁左右，小个，留着一头短发，穿着一套合身的藏青色西服。转向这边的一瞬间，

他眯起双眼朝办公室斜视了一周。写在法月脸上的困惑不容置疑，但同时还透露出一丝饶有兴趣的表情。这男人总是这样，因为心脏有问题，临近退休之际转来这个闲人聚集的部门，他这种超然的作风会让人觉得他是遇事不乱的老江湖，但其实只不过是为了不让心脏超负荷、避免无用的动气和过激行为而已。

那男人再次对着空气鞠躬行礼后便离去了。法月叹罢气，带着微微笑意走向我。

“我说，你这是去哪里了？只好由我来接待这位麻烦的客人。我们的二当家老是不在办公室，我也很为难啊。”

“今天去体检了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法月微微扬起嘴角，“怎么样？有没有多长些优良细胞？”

“腰围刚好合格，其他结果还没出来。不管怎样，今晚总可以喝上美酒了。”我发现爱美丽用怀疑的目光看向我的腰腹部。随她去，我继续跟法月说，“对了，今天的客人是谁？眼神很凶啊。”

“搜查一课的长官。”

“我好像没见过。”

“你知道自己从搜查一课出来多久了吗？已经全部大换血了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我挠挠头。失去女儿、与酒精做伴的日子，让我对时间完全麻木了，“然后呢，他来有什么事？”

“唉，总归就是托我们找人呀。”法月苦笑着，一屁股坐上桌子，悬空的右腿随意摆荡着，“这里越来越像是侦探社了。”

“不合情理吧。”隐约感到一股怒意直冲脑门，“如果是工作，就该按程序来，趁主任不在找大叔说事，这种做法不是很奇怪吗？”

“不是不是，那家伙原本是来见主任的，因为不在才由我代劳。既然代劳也行的话就意味着事情没那么正式，所以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。”

“可是，这样不按规矩办事，我们也很为难。”

“假扮什么领导说话啊。”法月大笑道，“明明是这屋子里最不像会说出这种话的人。”

“如果想把我们当面粉任意搓揉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“你们在说什么呢？”

听到声音，我朝门口看去，真弓刚好回来，穿着略带春天气息的浅蓝色裤子和米色衬衫，尽管这身装扮多少透露出一些女人味，但她那刑警特有的、恨不得要将对手撕碎的眼神依然锐利。听法月将来客到访之事汇报后，真弓微微点头，朝着“金鱼缸”的方向抬了抬下巴，随后，问总务担当小杉公子：“公子，有什么凉的可喝吗？”

“麦茶倒还有。”公子若无其事地回答。

凉麦茶？没搞错吧，这才三月而已。我今天嘴里呼出的气都还是白色的呢。

“跟你们提三个要求。”说着，真弓的视线依次落在我和法月身上，“看来有些繁琐，我们边喝边聊吧。”

我与法月面面相觑，耸了耸肩，跟在真弓身后走进她办公室。主任室里除了真弓的办公椅，还有一张折叠椅，我让法月坐下，自己则站在他身后。

真弓坐下后打开笔记本，戴上眼镜，迅速地操作着鼠标。是在查阅邮件吧，看样子没有非得马上回复的信件，于是她便把印有所读大学标志的马克杯拉到手边，往里头一看，皱了皱眉头。不知为何这杯子里总会剩下一口没喝完的冷咖啡，难道她出门前都没想到要洗一洗？公子端着三杯装有麦茶的杯子和一本记事本走进“金鱼缸”，先后给法月和我递上茶，最后将剩下一杯同记事本一起放在真弓的办公桌上。当真弓的视线落在记事本上的那一刻，再次皱起眉头。虽然这一变化很是细微，但她脸上明显表露出的不快还是被我察觉了。

“不先处理记事本上的事没关系吗？”

“嗯，因为是私事。”真弓回答得很干脆，顺势把记事本倒扣在桌上，“对了，法月，今天的客人是谁？”

法月喝上一口凉麦茶，开了口：“是搜查一课的长官，长冈。”

“哦，是长冈。”

“托我们帮忙，但不是公事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

真弓“唰”地摘下眼镜，随意拢了拢头发，又把麦茶杯拉近，但却无意喝上一口。她的视线只在相框上停留了一会儿，露出些许舒缓的表情。相框里是她养着的两匹小柴犬，至于另一个相框里的内容，我从未见过。

“一课现在跟进的是杉并事件。”法月继续道。

“嗯，就是那个拦路行凶案。”

真弓点点头。一名男子深夜在公园被击中头部，事实上是否真是拦路行凶尚未查清。对此我只看过报纸，不清楚受害人是否依然处在意识不清的状态。法月打开手里的文件夹，从中取出资料。

“受害人安冈卓美，三十二岁，家庭住址、职业均不详。三月二十日晚十一点三十分左右，在杉并区上井草的路上头部遭重击晕倒，之后被人发现，在事发现场附近发现凶器是人行道绿化带里的石头。受害人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……而那个失踪的人，就是本案的目击证人。”法月抬起头，面露诧异。

“啊？什么？”真弓单单眯起了右眼。

“虽然已经找到对本案有利的目击证人，可是还没来得及问讯，人就已经失踪了。总之，就是这么回事，一课的意思是想让我们部门协助找人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”没等真弓开口，我先大叫起来，“这不就等于要我们替他们擦屁股吗？自己惹下的麻烦不处理，这么乱来我们可吃不消，自己犯的错就得自己去弥补。”

“可能有什么原因吧。”真弓无视我的抗议，对法月说。法月点着头，一脸得意。

“主任，这种事没必要接手，我们也有自己的活要干。”

“高城，听一下情况也没什么要紧，况且用耳朵听也花不了多少精力。”

被驳回了。法月见我硬是把嘴边的话吞了回去，转过头来抿嘴一笑。这两人该不会是合着伙来耍我吧？只见法月舔湿食指，捻开一页。

“昨天早上，目击者自己往专案组打了电话，看样子对案情非常了解，还约好了正式面谈的时间。可刑警等在约好的地点时，那人却没出现。大致情况就是如此。”

“目击者的姓名和住址呢？”

“那人姓堀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嗯，就这些。”法月挠了挠头，像是在做自我检讨似的说，“对方在电话里非常慌张，几乎没提到什么关于自己的情况。只知道是住在事发现场附近，当时确实也是通过附近的公共电话报的案。至于职业么，像是公司职员。那附近的情况，原本打算跟那人见面后再详细确认的……”

一课那帮蠢货都干了些什么好事，一股怒气脱口而出：

“连名字和住所也没问？对于犯下如此低级错误的那帮人，我们有什么必要出手帮忙？”

“高城，先把话听完嘛。”

真弓完全不理解我的抗议。虽然我对此报以怒视，但她却毫不动摇。法月也一如既往地用平和的语气继续说道：

“这名堀姓男子于两天前的早上八点，自己打电话去专案组，约好当天早上十点在西武池袋线练马高野台站碰面，但未现身。尽管一课一直在调查此事，但无奈分派人手不足，于是便向我们讨救兵来了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真弓爽快地点点头，喝了一口麦茶，“那我们就接下吧。我会再给一课长官长冈打个电话。”

“主任，这简直是乱来啊。”

“乱来？为什么？”真弓略带不解地看着我，“寻找失踪人员不是

我们的工作吗？”

“如果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忙的，应该按程序正式通知我们。像这样随便吩咐，简直就是把我们部门当成他们的手下了。”

“别这么在意形式嘛。”

“可是……对吧？”

“让一课欠我们个人情，我们总没损失吧。好在我们现在也不怎么忙……所以，法月，这事就交给你了，怎么样？明神手边应该没事，尽管用她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法月点点头站起身，依然是那副超然的样子。可能是见我一再叹气，他苦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这么沮丧？那这件事你要插手吗？”

“替一课擦屁股的事，免谈！”

“那么，我就欣然接下这案子了？人哪，还能工作就说明仍处于鼎盛期呀。”法月挥了挥手，走出主任室。

“主任……”我一屁股坐上那张空椅子，正想用夹杂着叹息的声音开始抗议。可真弓却急忙摇摇头，用话堵住了我的嘴巴：

“工作就是工作嘛。”

“这算哪门子的工作。一课那帮家伙不像会承认自己是无能的。”见鬼了，看来今晚可以彻底来一场久违的开怀畅饮了。明明是美酒，该不会变得难以入口吧。

“这不正能突显出我们的办事能力吗？好啦，快点着手开始吧。”

桌上的电话铃响起，真弓熟练地拿起听筒：

“是的……没错，那么，这件事就让高城负责吧。嗯，没关系，他现在手头的工作刚好告一段落，应该正空着吧。”

搁下听筒，真弓把手伸向门口，脸上露出坏笑：

“好像有人来商量要事哦，你去听听。”

“主任。”尽管我又叹起气来，真弓却无动于衷。

“好好把握到手的工作才比较有利哦，之后再找上门的，多数都

是麻烦事。”

没多久，我便亲身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思。

“我十四岁。”

“初二了？”

“不是，因为生日是三月三十日，所以我上初三。四月开始就要读高中了。”

“等一下等一下。”我慢慢揉着额头。之前思路还都是清晰的，可不知何时起熟悉的头痛再次向我袭来。从裤袋里掏出药盒倒出两粒头痛药一口吞下，顿餐后服用止痛药没问题吧……罢了，还是先解决头痛要紧。

“我说，你可是个十足的未成年人啊。”尽管心里觉得形容词“十足”和名词“成年人”放在一起有点拗口，不过我还是这么说了。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应该通过家里人来转达，当然我也不是说未成年人就没有直接找警察商量事情的权利。不过，就这样独自跑来，不是会让父母担心吗？”

“我自己的事情自己都可以处理的，这次也不用跟父母商量，没关系的。”

看来头痛不是这么容易被打发的。我拿来便条纸，几次用铅笔尖轻戳纸面。坐在眼前的这位男生，脸上还留有稚气。现在正值春假^①期间所以没穿制服，他身穿运动T恤、牛仔裤，外加一件连帽衫，虽然这身利落的打扮很随性，但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较真味。一走进专供失踪人员家属来访的谈话室，我仿佛觉得自己摇身一变，成了一名指导学生如何填志愿的老师。

“好吧，我就先听你讲讲情况。”

^① 日本的学校不仅有暑假和寒假，还有春假。

“不用说我的姓名和住址吗？”男生不满地撅起嘴，像是一心以为会被先问姓名和住址。

“你要讲的情况如果不怎么明朗的话，问那些可能也是白搭。来这里之前你已经去过辖区警署了吧？辖区警署就是……”

“当地警署，对吧？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。”男生“唰”地挺直了腰板，“你可别小看我哦。”他眯起眼睛说。

“别那么抵触嘛。”

“说是不能让人小看的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我爷爷。”

“你爷爷？何方神圣？现在好像已经不兴这套了吧。”

“我爷爷剑道七段。”

头疼在短时间内加剧了，我握紧拳头，顶住太阳穴来回转动。可能是这男孩太较真了吧，让我有点摸不着方向。

“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爷爷就是传说中那位总是挺直了腰杆、对小瞧自己的人会给以痛斥的老人家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辖区警署没有好好听你讲就把你介绍到这里来了，是吧？”

“嗯，说这里有这方面的专家。”

“这话倒是没错。”

“可如果是专家的话，一开始怎么不问我的姓名和住址？”男孩依然不屈不挠，大有很以自己的姓名和住址为傲的气势。

“听着。”铅笔脱手滚落，无端地犯起烟瘾来。“无论是你的姓名还是住址，跟这件事都没有任何关系，对吧？如果事件跟你本身有关那就另当别论，不过现在看来也不是这样吧。总之，你把事情跟我说一下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洗耳恭听。”

“非常感谢。”

男孩虽然看似仍有不满，但还是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。不知道让剑

道七段的爷爷怒吼“可别小看我孙子”的可能性有多大，保险起见是否应该再吞上两粒止痛药呢？我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。

“那么，失踪的那个是谁？”

“我中学的同班同学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我拿起放在白木桌上的台历，“你和你朋友都是初三学生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日……这么说来中考已经结束，现在是春假吧？”

“对。但是，三月三十一日之前，我们的学籍还都在初中。”

“失踪的那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手拿铅笔等着他回答。稍作犹豫后，男孩说出“里田希”三个字。

“是女生吧？”

十五岁……正是离家出走的多发年龄段。对十五岁的孩子来说，家里和学校几乎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。他们很容易对现状感到厌烦，总妄想着应该会有另一个地方更适合自己。不过，他们还不知道，其实根本没那种地方，人活在这个世界就必须顺应大环境，就像身上的制服一定得合自己的体型一样，总不见得要身体长得合着制服吧？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吧，接下来就是你翘首盼望的问题了，你的名字和学校。”

“我叫川村拓也，学校是……”相对于报上大名时的痛快，一要说起校名，男孩显然陷入犹豫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抬起头问他，手中的铅笔悬在半空，“说到学校，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”

“我们学校可严了，绝对不允许有离家出走这种事发生。”

“校规中规定了不能离家出走吗？”

“啊？”拓也眯起单侧眼睛，宛然一副大人的表情。

“有没有把校规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啊？应该没写‘不许离家出走’

这一条吧？”

“或许是没有。但是……总之，这种事情就是很麻烦啦。如果被学校知道的话，小希的升学可能会泡汤。”

“泡不泡汤我不知道，不过要是不把校名告诉我就没法开始。如果不说的话，也可以让你见识见识现代警察的逼问技术。”

拓也握紧双手，没听懂这话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的。我倾斜着身子，从裤兜里掏出香烟、打火机和小型便携式烟灰缸，迅速点上火，扭过头吐出烟雾，以免直接喷到拓也脸上。

“这也是逼问的一种。”

“这里不是禁烟的吗？”拓也的视线停留在墙上的一张贴纸上——上面写着“禁止吸烟”。

“这么计较的话可变不成大人哦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，警察都不认真听别人讲话吗？”

“说到现在你都以为我是在逗你玩啊？”我向他伸出空着的右手，“只要告诉我是哪所学校的，我立马就把烟灭了。”

“太过分了！根本不是什么逼问嘛，用香烟这招，简直就是……野蛮！”男孩伸出拳头挡在鼻前。

“怎么样？这里没装排风扇，所以房间里会慢慢地烟雾腾腾，二手烟对身体可不好哦。”

“……杉并黎拓中学啦。”

这学校我知道，在所有的私立中学中，它以生活指导严苛而出名。对于男孩不愿说出校名这一点我可以理解。

“好，知道了。接下来你把女生不见时的情形说一说。”

“学校的事情算讲完了？”

“我只是确认一下而已，你还有要说的？”我把香烟掐灭在便携式烟灰缸里，还加上一句，“我说话算数吧？你们学校生活指导方面管得很严，学校里都是一群有教养的学生。而且我还知道，那里还有很多名人的小孩。你想惊动学校吗？”

“没有啦。”拓也不满地拨弄着指甲。

“情况我知道了。”我用两肘支撑着桌子，探出上半身，“我很清楚那所学校严格的校规，离家出走确实可能会引来麻烦。可是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校规不校规已经不重要了吧。总之，女孩是不是真的失踪了，如果失踪了，人是否安全，调查清楚这些才是首要问题。”

“嗯。”终于从拓也嘴里听到一句软话。

“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见的？”

从拓也的话里可以听出虽然他一直努力保持冷静，但很吃力，说出的话也一直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。一段问话结束后，我看着零星记录在便条纸上的文字，将所有信息在脑海中重组了一番。

与里田希失去联系是在两天前的三月二十一日。那天起，初三学生早早地进入了春假。中考已经结束了，而且各自都已定了高中的去向，所以朋友们相约一起去游玩，可唯独小希没有如期赴约。拓也打过她好几次手机，都没人接，于是便往她家去了一通电话，可她家人只是重复着一句话“她出门了，之前就定好的”。结果大伙都去了迪斯尼乐园，除了小希。尽管如此，担心她的拓也还是在当天晚上拜访了小希家。虽然小希的妈妈接待了他，但只是说“她现在不在”，并没有告诉拓也小希人在何处。之后，小希的手机也一直没打通过，昨天她与其他朋友的约会也失约了。

有备而来的拓也还拿出小希的照片让我确认，大概是他自己拍的。说到拍摄技术真不该拿出来丢人现眼，不过却很好地捕捉到了人物特征——一张可爱的圆脸蛋，嘴角露出温柔的笑容，还有两只大大的眼睛。我想，也难怪拓也会对她抱有好感。

“像这样的情况以前有过吗？”

“‘这样的情况’是指离家出走吗？”

“不单单是离家出走，还比如爽约啊，突然音讯全无啊。”

“没有的。”拓也立即否定，“她一直都是我们一群里的中心人物，是那种会主动承担联络工作的人，如果有谁要迟到了总会最先跟她